

李文公集
十八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
南圖書館藏明成化刊本

李文公集序

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其後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其凡所為文莫不本於仁義其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曰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

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弟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
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
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郡
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
世也公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
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使檢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
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
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融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總二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元關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舟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慘書

荅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政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陽參傳關

高懸女碑

楊列娘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傳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僕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灊山神文

祭文足墓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已箴

陸修鑑銘

泗州開元寺鐘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枕柳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有烏方錄

戲贈詩

目錄畢

李文公集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朔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翔有相知之道焉謂翔得古人之遺風期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翔以拂拭吹噓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遽疾而歿翔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藉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肯有是心方知知已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翔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遽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翔之命久連連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恫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遠趨一名之五檢兮尚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動直於松柏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識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梁君嘗為而離憂兮咸嗟老而羣卑視乎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群情以獨去兮指
重城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歟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機聖賢而比度兮何恍恍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秘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幾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有待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義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刻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
包垢穢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卷一

讀黨銅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庶晦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詛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遯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師商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
同其何責顧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臨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禾豈不損穢而語之兮伴慙慙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安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夷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拔馨香之蘭兮樹蒿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心兮是與此其異則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唯所守之既異兮乃汙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帛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嗷嗷

一卷

李文公集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大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燉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
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
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
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
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變於極也復其性者
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矣于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贊天地
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
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
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靈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幾乎矣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獻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子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幸之徒蓋傳之矣遺秦燬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文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利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海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知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知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荏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子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焉戲夫子復生不獲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頤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昭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致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勞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性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類乎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觀之觀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觀之觀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辭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擡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遠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次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然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親其性者皆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有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爲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善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惡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皆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戚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善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善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情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書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豈無所作夕無所作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皆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卷之第二

李文公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問二首

平賦書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是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文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宜可得耶故輕欲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
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邇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易步百爲畝與漢唐不同則變格也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數則易行也一畝爲夫三爲屋
方三百步爲一方古者畝百爲夫夫三爲屋
里之田九夫焉畧名也
方百里之田五百有四
十畝畧名也
所以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特方一里爲田五
十四畝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特方一里爲田五
十六畝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特方一里爲田五
六畝古之方一里爲田九頃茲特方一里爲田五
六百有一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
畝之田一千六百一十里之都五十有四億畝萬頃也爲古
古田二千頃也百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慈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昔方
井易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
家同慶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豈
父我利餘田二十畝爲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
其多少亦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剛遂溝瀆
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
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繫其中斬長縱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剛遂溝瀆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

息慈莊萊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萬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萊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繅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園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園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十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園使勿偷踐歲并

人不足於食量寡之口多寡出公園與之而勸之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園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微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繅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彼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隳雨徹彼桑土綢繆繡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乎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

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
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
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姓日蹙而散為商
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
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
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
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
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
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蓄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
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
棄我之去而歎神雪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為羞備
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
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帑備禦之耶必將伺
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王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繫其丁
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邪何違境未
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卷第三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徒道論

去佛齋

解感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徒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遠取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韜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爲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然而非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道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豈無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衆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矜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虛